

## 祁卫：清华生活追忆

文 / 祁卫



我想考考自己，20年前的那5年，也就是在清华大学本科的那5年生活，我现在还能记起多少事，指的是那种不用仔细想，直接就能在脑海里闪出来的。所以我就边想边写，想到哪写到哪吧。

我们那位丰富多彩的学长高晓松曾在《晓松奇谈》里面说：那时候男生练三件事，踢球，打架，弹琴。我想了想，这三件事我都没练好。踢球跟着起了一阵哄，在班里还踢了阵替补前锋，临毕业前在东操被无名同学一脚铲翻，以为断了点什么，去三院救治，还好啥也没断，就是一个多月行动不便。想想年纪也大了，不以筋骨为能，就毅然退

乐等方面确实没有才能。上中学的时候，很早就功利地开始准备高考，很多好玩的事都没认真尝试过，到清华没人管我了，又有这么多机会，还挺不错的，如果能再多试点别的就更好了。

这一下回忆的闸门就打开了，当年的事情过电影似地刷刷闪过。如果说那个年代印象最深刻的，就是一一直处于饥饿当中。年轻人本来就容易饿，活动量又大，尤其是晚上下了自习，大概10点左右吧，很快就要熄灯了，这会儿是最饿的。只能想各种办法，楼下小卖铺的干吃面是最香的，熄灯后嘎吱嘎吱地嚼，香气四溢，还有锅巴、榨菜什么的都是充饥的美味。有本事大的能把电路改造，用电炉子也不跳闸，这就可以煮东西吃了，还可以煮肉。味道出来以后，整个楼道都疯了……

说到吃，我就总想起一位同学，他平时日子过得很细，是计划经济的那种，每月会规划好自己的各种开销。后来，流行各种天王天后来北京开演唱会，他决定去看一场。但这一场基本就把他一个月的饭钱给花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回来后，他买了一包白砂糖，然后每顿饭就是吃馒头了，把白糖夹在中间，这样整整一个月。现在想想，这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。自己喜欢的，想

办法就做了。

除了吃，就是睡觉。午睡是个挺重要的事，而且午睡把人分成了两类，睡午觉的，和不睡午觉的。睡午觉的特别不理解不睡午觉的，他们不但不睡午觉，还去上自习，还去机房上机（就是去用电脑调程序）。下午还照常上课，晚上还照常上自习，早晨有的还晨跑，就不困！最过分的是有一位同学，不但不睡午觉，也不出去上自习或上机，就坐在宿舍屋子里，拿出一大叠草稿纸，和一本厚厚的微积分《吉米多维奇练习题》，一直在那里做题。我们这些躺在床上试图午睡的人情何以堪，可以想象到吧？那时真正体会到什么叫勤奋，因为自己做不到。如今有时开始犯困、缺乏斗志的时候，耳边偶尔就会响起那位同学中午不睡觉、演算习题时笔尖在草稿纸上沙沙的声音，算是梦魇般的一种励志吧。

除了吃和睡，学生最重要的还是学习。清华是个治学比较严谨的地方，学业也重。大部分人就得上自习，上自习主要有两个场所，图书馆和教室。那时候上自习最大的问题是没有足够的座位，图书馆就别想了，座位早已被人、书包、衣服、水杯以及各种杂物等占满，开始就顺着三教找下去，三教满了，过马路去四教以及紧挨着的五教，都不行，只好叹一口气，再向学堂和一教进发，还是没有，有时候也会去看看文科楼。实在不行，只好灰溜溜回宿舍。宿舍通常不是个念书的好地方，有弹琴的，唱歌的，吃东西的，打牌的，串门的，总之

不太容易清静下来。晚自习教室基本10点就赶人了，回到宿舍对对作业，洗洗漱漱，基本10:45左右就统一熄灯。麻烦的是如果作业没做完或者准备考试，就没地方了，有时只好在楼道里抱着本书就着路灯看。曾经有一次被逼急了，考试前没复习完，几个人商量冒个险。我们先是去文科楼上自习，等到10点开始赶人的时候，我们躲起来不走，和看门的师傅捉迷藏。他从一楼往上查，我们就反向躲，等他查完锁了楼门，我们就踏踏实实找个高层的教室看书，直到凌晨，然后跑到一楼还是二楼的某个窗户跳出来到外面平台。算是看了一宿书，觉得有趣又有成就感。选择文科楼，主要是楼层多、有纵深，容易打游击。回想起来，这种求学精神和创新精神至今让自己感动。

学校文体活动很丰富，我们有各种杯，体育的是马约翰杯，为了纪念马约翰老先生，简称马杯。操场上那些运动精英们矫健的身材，也是最让青年男女们羡慕的。科技创新大赛有挑战杯，从糊弄事的各种小demo程序（我就做过），到很像回事的能在主路上跑的太阳能车，热热闹闹的。文艺方面有学生节、水木清华杯，有各种唱歌、跳舞、演讲、辩论等才艺比赛。如果说我在清华本科五年有点什么事让自己能有点小骄傲的，就是我参加了一次水木清华杯的演讲比赛。那次是被逼着去的，因为从来没在公开场合进行过任何演讲，其实是有点害怕在人群面前说话，到今天还想不明白系学生会干部为什么非要

我去。我不太会拒绝人，于是就硬着头皮和另一位同学代表计算机系参加了校演讲比赛。我口齿还算清楚，但肯定是没有什么经验和演讲技巧。只好更注重内容，认真地一遍遍改演讲稿，然后找个树林里的小土坡，站在那里对着树反复练习。结果过关斩将，竟杀人决赛。最后在大礼堂登台献艺，台下黑乎乎都坐着人，腿开始发软，于是就当眼前是一片湖水，心忽然静下来，开始平静地讲我想说的话，讲完了，有掌声。最后得了全校第三名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不怕在公众场合讲话。

我发现自己停不下来，我可以一直这样想下去，写下去，荒岛，荷塘，军训，办中学生BASIC竞赛，攒电脑，宿舍打老鼠，校外打工，进课题组，宿舍夜里点着蜡烛喝着二锅头谈心，新东方，找工作，毕业豪饮，操场上夜里有人弹着吉他哭……那些人、那些声音、那些画面都是如此清晰，平时可能躲在自己心里某个地方，但跳出一个来，剩下的就一串串地在眼前闪过。

清华是有院墙的，把这块地方和外面的北京隔开了。所以清华虽然在北京，但和北京是不一样的。我是北京人，进清华之前，有着少年人的贫嘴、浮躁、自以为是，9年后（后来还读了直博）走出这个门，变得沉静、踏实了很多。这些年来，路越走越远，事情越做越多，有时眼花缭乱，有时心神不定，却是在清华的那些早年回忆，如清流水般，不时带给我内心的平静和温暖。